

荸荠甜 要过年

◎丁维香

逛菜市场,看到几乎每个蔬菜摊点上都有一堆个大色红的荸荠,有的还带着泥土,这一定是当季刚采收的新鲜荸荠了。时令已是冬月,想起儿时的一句俗语:荸荠甜,要过年!

儿时生活在海安农村小镇,那时没有什么反季节蔬菜,都是到什么时节吃什么菜。我家是城镇户口,没有地种菜,吃菜要到街上的“八仙摊”上买。“八仙”指的是茭白、莲藕、芡实、水芹、茨菰、荸荠、莼菜和菱等八种水生植物。

小时候不知道荸荠两个字怎么写,据说古代荸荠叫“凫茈”,凫在上古读“蒲”或“菩”。所以在我的家乡,把它叫作“蒲茈”。家乡地处苏北里下河地区,水生植物丰富,然而我没有见过荸荠长在水田里的样子。“八仙摊”上卖的荸荠,大概是从北边的高邮、兴化运过来的。

我没有体验过挖荸荠的乐趣,但每年秋冬季荸荠上市的时节,母亲会去买一两斤回来一家人尝鲜。荸荠买回来,母亲把上面的泥洗干净,搬张小凳子坐在廊檐下,低头专心给荸荠削皮。先掰去荸荠上的朝天“小辫子”,再一刀削去脐盖子,然后一点点去除黑中带红的皮。去了皮的荸荠扁圆可爱,白亮亮的,很是诱人。母亲头也不抬,转手把削好

的荸荠丢进身旁的竹篮子里。我趁母亲不注意,伸手快速拿一个跑开,舍不得囫囵吞枣,而是一点一点地咬着咀嚼,脆甜清香。荸荠是“百搭”,切片炒肉、烧汤,还可以剁碎了加到肉糜里做大肉圆,好吃得打巴掌不丢。

荸荠不算什么珍稀果蔬,但毕竟是要花钱买的,且比一般的瓜果茄子要贵多了,所以平时也不常吃的。然而,年菜里是少不了荸荠搭配的,所以一定要买几斤。到了腊月里,小镇的西桥下,有外地来的专门卖荸荠的水泥船,比“八仙摊”上的便宜。我兴高采烈跟着母亲去船上买荸荠,我总是希望母亲多买些。母亲也想尽可能地满足孩子的口腹之欲,无奈那时日子艰难,总要精打细算。一盘炒好端上桌,大蒜和茨菰多,肉和荸荠少。父亲和母亲都说茨菰好吃,我们则觉得是荸荠和肉味美。现在想来,其实那就是“妈妈爱吃鱼头”的故事。

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,有一种叫“糖水马蹄”的水果罐头。荸荠形状和马蹄相似,也叫马蹄。透明的玻璃瓶子,一颗颗白莹莹的荸荠在水中沉浮。开了瓶盖,用汤匙舀出一颗荸荠,咬一口,脆生生、甜津津。那糖水喝一口,甜润到心里,让人一滴都舍不得浪费。记得有一

次我生病,身上起大疙瘩,母亲说是火大。父亲买回家一瓶糖水马蹄,母亲喂给我吃,甜美难忘。

困顿早已远去,如今,一年四季任何时候都可以吃上荸荠,反倒不常吃了。我特别喜欢把它当水果生嚼,周作人在一篇小品里说,荸荠自然是最好生吃,自有特殊的质朴新鲜的的味道;荸荠熟了只是容易剥皮,吃起来实在没有什么滋味。我深以为然。可是削皮比较麻烦,买那种削好皮的担心不卫生,烫洗过再吃又失了几分鲜嫩。不过,我喜欢看卖荸荠的人削荸荠皮,只见他们一手拿带弯钩的小刀、一手拿荸荠,运刀如飞,几十秒的工夫,一个紫红的荸荠就被削成了又白又扁的圆球。真是功夫了得!

荸荠是夏种冬收作物,特别是三九寒天里摸上来的荸荠,出新鲜,营养和口感都是最好的。只是辛苦了那些寒冬里在泥水中劳作的人。

荸荠是美食,也是良药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说:“荸荠主治消渴痹热,温中益气,开胃下食,厚人肠胃。”不仅如此,荸荠还有着很好的寓意,谐音“备齐”,一家人团团圆圆、齐齐全全。所以,过年是一定要吃荸荠的。

荸荠甜,要过年。愿一年又一年的日子,像荸荠一样圆满、清甜!

荡鱼乐

◎文武

荡鱼,也就是拉网捕鱼。荡鱼,它不仅是村民过年的一个时令节点,更是一场欢庆丰收的盛大典礼,散发出浓郁的年味。

江海平原,阡陌间纵横交错的河浜就是天然的鱼塘。那时,我们生产队就有大大小小十几条沟河。每年初春,队里都要派人去镇上购买鱼苗,放到沟河里养殖。那时,养鱼是自然散养,不投放任何饲料,河水更没被污染。

过了小年,日子逼近年关,荡鱼已摆上了生产队重要工作日程,要请专业的人带着渔网过来荡鱼。每年春节前,队长总会为荡鱼的具体时间犯愁:荡鱼起塘太早了,村民们有意见,因为过年才舍得吃鱼,离春节时间太长了,鱼会不新鲜;而太靠近春节,荡鱼人就会忙不过来,如果再碰上严寒,河面结上比较厚的冰,那就没办法荡鱼了。

终于,荡鱼人要来了!大人小孩都自发地聚集到沟河岸边,大人边看热闹边说笑话,孩子们像是过节,蹦着、跳着,盼着沟河里的鱼早点上岸。

荡鱼的人马到达河边,便七手八脚卸下渔网。他们把渔网两头的拉绳理顺放在河边,网兜入水后,只见一排浮标像文章中的省略号,使渔网口上沿浮于水面。拉网的人站在河的两岸,手里拉着网上的绳子,在河塘两岸一起将渔网从河的一端拉往另一端。

河两边的人各自拉着网的两头小心翼翼地前进,前面有人往水中投大泥块赶鱼,也有人用长竹竿一边击水一边大声吆喝。鱼儿们惊恐万分,纷纷四处逃窜。网至河中央,鱼开始跳跃了,扑通扑通,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,水面荡漾起阵阵涟漪。有的鱼儿高空落体入水,有的鱼儿甚至跳到了岸上。河边两岸观看助威的大人小孩们喊声震天,热闹非凡。此情此景,不禁令人想起诗人白居易的诗句:“獭捕鱼来鱼跃出,此非鱼乐是鱼惊。”

渔网越来越沉,拉网的人使出浑身力气,弓着腰越走越慢,寒风中脸上的汗珠不时地往下淌。

渔网拖至河塘尽头,网中的草鱼、青鱼、鲤鱼、鲢鱼等各种鱼儿扑腾着、翻滚着,仿佛想跃回到赖以生存的水中,但“渔网恢恢”,鱼儿纵然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济于事,只能乖乖束手就擒。最兴奋的莫过于孩子们,趁大人在网内捉鱼之际,全然不顾泥水湿鞋,纷纷挤到网边抢拾小鱼小虾。

分鱼的时候到了,男女老少拿着竹篮、水桶、木盆,蜂拥着往村头的社场赶。地上的鱼儿活蹦乱跳,场上的男女七嘴八舌,围观的孩子喜笑颜开,一派祥和欢乐的景象。打捞上来的鱼按户数数一堆一堆摆好,大小搭配,标上号,然后抓阄。大多数人家都派出当家人前去抓阄,也有的叫自家孩子去抓,说小孩子手气好。

夜幕降临,静静的村庄炊烟袅袅,家家户户的灶间飘着鱼香,年的气息就这样一层层弥漫开来……



冰雪记忆

◎杨汉祥

在新闻上看到现在参与各类冰雪运动的人年年增多,就回想起自己儿时常玩的那些“冰雪运动”。

20世纪五六十年代,还是孩童的我冬天和小伙伴去冰面上以及雪地上“运动”,其实主要就是在那里疯玩。当时在我们通东沿海地区,冬季并不太冷,河上结的冰不太厚,一般不可能在冰上随意行走及溜滑,所以想玩得找时机。

我们在冰上玩得最多的是“爬冰”,就是在冰面上行走以及互相追逐打闹。当然,玩“爬冰”必须在小河小塘的边上。因为那些地方河水不深,结的冰层却比河塘中心厚一些,承重也稍大。我们会先用脚在冰面上用力蹬几下,发现确实安全了才敢上去尽情玩耍。如果冰层被蹬破了,试探的人也只是湿了鞋子

而已,绝不会造成整个人跌入冰洞的严重后果。我就曾多次因冰层突然破裂而导致双脚踩进水里。

还可以将冰块打磨成圆饼状,并在中间凿出小洞,然后用竹棍或芦苇秆穿过小洞,这样就可以推着冰盘到处走了。当时,我们还经常进行推冰盘比赛,当冰盘融化得不能再推时,大家也差不多玩够了。

我们又把小冰块敲成碎粒并磨成弹珠,然后在地上打弹珠玩;或者凿出所谓的冰枪冰刀,插在腰间学习解放军。有的将挂在屋檐下的冰凌取下来,拿在手里当冰剑舞;有的甚至取一些小冰凌当冰棍舔……总之是全不怕冷。

下雪后,我们更是兴高采烈结伴去打雪仗,先抓雪搓成小雪球,然后分两帮人互相对掷,因为雪球很

轻,打在人身上不感到疼痛,一般也不会打伤人。但如果雪球打进了人的领子里,那滋味真是难忘。有一次我就被打中,半个雪球钻入了衣服,只好恋恋不舍地停止“作战”,回家换衣服。

场院里积的雪多了,我们自然要堆雪人。有时为了把雪人堆得更好或更多,一些孩子的家长也参与其中。记得有一年,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,我一下子在自家场院里堆了大大小小六个雪人,看上去很有趣也很壮观。而且那年天气特别寒冷,又是连续阴天,直到半个月后这些雪人才完全融化。

如今,结厚冰、下大雪的机会少了,不过,由于时代进步、条件变好,而且南通也有了冰雪乐园,所以孩子们还是有很有机会亲近冰雪的。